

现代我国的人口问题

——馬尔薩斯人口理論和我国馬尔薩斯主义的批判

林 森 木 編 著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現代我國的人口問題

——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和我國馬爾薩斯主義的批判

林 森 木 編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年

现代我国的人口问题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和我国马尔萨斯主义的批判

林森木 編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興興路54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0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張 5 5/16 字數 108,000

1959年10月第1版

195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4,600

統一書号: 4074·284

定 价: (八) 0.44 元

封面設計: 赵 曙

前 言

馬克思主義教導我們：關於人口問題的思想 and 學說，如同其他社會問題的思想 and 學說一樣，總是帶有階級的烙印，反映一定階級的利益，為一定階級服務的。在現代我國歷史上，不同的階級對人口問題有不同的、甚至對立的見解。因此，圍繞人口問題展開了鬥爭，這個鬥爭是階級鬥爭在理論上的反映。

無論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或者是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在我國人口問題上不同的思想和學說之間的鬥爭，實質上始終是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的人口理論和反動階級的馬爾薩斯主義的人口理論之間的鬥爭。

這本小冊子的目的和任務在於：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闡述現代我國社會中圍繞人口問題所展開的階級鬥爭，揭露和批判馬爾薩斯主義，並概括地論述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下和目前過渡時期中的人口問題。

由於作者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不高，文中缺點和錯誤希讀者批評指正。

林森木 1959年2月

目 录

一	馬尔薩斯“人口原理”及其在我国的傳播	1
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圍繞人口問題所展开的斗争	31
	(一) 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階級和买办資產階級的 人口学說——馬尔薩斯主义	39
	(二) 中小資產階級的人口学說及其演变	50
	(三) 馬克思主义者对旧中国貧困落后的根源的分析	62
三	馬克思主义人口理論与旧中国人口問題—— 馬尔薩斯主义批判	73
	(一) 人口运动的性質	73
	(二) 資本主义制度下的人口問題	81
	(三)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口問題	96
四	略論我国过渡时期的人口問題	110
五	資產階級右派利用人口問題所进行的政治阴谋 及其被粉碎	126
六	目前我国人口問題研究上的資產階級观点	137
	(一) “正常的人口发展規律”	137
	(二) 再駁馬尔薩斯“人口原理”	140
	(三) “人口过剩論”	144
	(四) “新人口論”	147

一 馬尔薩斯“人口原理”及其 在我国的傳播

关于人口問題思想和学說，如同其他社会問題思想和学說一样，在階級社会里，是带有十分显明的階級性的。在同一个社会中有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人口思想和人口学說。換句話說，人口思想和人口学說，始終是階級思想和階級的学說。

在資本主义社会里，有資產階級的人口思想和人口学說，还有无產階級的人口思想和人口学說，等等。不仅如此，同一階級的不同阶层及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們的人口思想和人口学說也可能是不同的。一切剝削階級在上升时期和沒落时期的人口思想和人口学說，常常会有很大的差別。虽然，这些思想和学說都是为着同一階級的利益服务的。

例如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学的奠基者威廉·配第在“賦稅論”一書中，根据自己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見解，闡述了人口問題。配第認為从事生产的人口是国家的財富，人口稀少才是真正的貧困；并断言：有 800 万人口的国家，比土地面积相同而仅有 400 万人口的国家，会富足一倍。他主張牧师应当恢复独身生活，以减少給他們的薪俸（在当时的英国，独身的牧师从教会中得到的薪俸只有結了婚的牧师的一

半)；主張減少律師、官吏等非生產勞動的人擔任過多的職務，因為這些人的收入是很多的；主張給窮人以工作，使他們從事生產勞動。

亞當·斯密發展了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的學說。他寫道：“社會上幾個最受尊敬的等級人士的勞動，象家仆的勞動一樣，不生產任何價值。……例如，國王、他的官吏、軍官、陸軍和海軍都是非生產工作者。屬於這類人的還有從事最受尊重、最重要的職業的人和從事最下賤的職業的人——神甫、律師、醫生、文人、滑稽演員、音樂家、歌劇演員、舞女、等等。”^①他希望減少非生產人口。斯密並根據對勞動的需要和工資量來確定人口運動的趨勢。他認為高額的勞動報酬可能會促使人口增加，對勞動者的需要調整着人口生產；對勞動者的需要增加了，人口的生產就有可能加速。斯密說：“勞動工資丰裕，是財富增加的結果，又是人口增加的原因。”^②正是由於生產的發展，財富的增加，引起對勞動者的需要，促使人口迅速增加。所以，亞當·斯密斷言：“……象商品需要，必然支配商品的生產一樣，人口需要，亦必然支配人口的生產。生產過于遲緩，則加以敦促；生產過于迅速，則加以抑制。世界各地，不論在北美，在歐洲，或是在中國，支配人口繁殖程度的，都不外是對人口的需要。這需要，在北美，成了人口增殖迅速的原因，在歐洲，成了人口增殖緩慢的原因，在中國，就成了人口不增不減的原

① 參見亞當·斯密：“國富論”，郭大力、王亞南譯，中華書局1949年出版，上卷，第372頁。

② 同上書，第96頁。

因。”^①因此，他認為一國繁榮最明白的標志就是人口的增加。

由此可見，代表上升的資產階級利益的古典派經濟學家們大多主張增加人口，特別是主張增加生產的人口。當然，他們都是一般地、抽象地主張人口的增加，大多忽視人口的階級內容。他們所說的從事生產的人口，不僅包括勞動者，常常也包括了資本家。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主張增加生產人口，反映了資產階級發展生產的要求，表明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對社會生產力的促進作用。

在人口問題上，馬爾薩斯完全背棄了古典的政治經濟學，以他的“人口原理”來反對從事生產勞動的人口的增加，主張減少人口，特別是從事生產勞動的人口的減少。馬爾薩斯認為沒有工作的無產者是社會上多余的人，並要求消滅一部分生產人口，同時卻允許貴族、僧侶等社會上的寄生者過着奢侈的生活。

應當指出，馬爾薩斯在“人口論”一書中所說的“人口原理”並不是什麼創見，只不過是對他人著作的抄襲拼湊而已。正如馬克思所評述那樣：“就那部書（指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引者按）最初的形式來說，它不過是對於德福、斯杜亞、湯生德、佛蘭克林、瓦拉斯一輩人的言論加以小学生樣淺薄的，牧師樣改頭換面的剽竊。里面沒有包含一個創造性的命題。”^②即使馬爾薩斯本人，也羞羞答答地、但是躲躲閃閃地

① 參見亞當·斯密：“國富論”，郭大力、王亞南譯，中華書局1949年出版，上卷，第94—95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郭大力、王亞南譯，人民出版社1936年版，第774頁。

承認这一点。

馬尔薩斯“人口論”之所以被資產階級大力推崇、大力鼓吹，以致名噪一時，造成強烈而深遠的影響，完全不是由於這一著作本身在理論上有多大成就，而是由於“黨派利害”的關係，由於當時英國資產階級已和土地貴族妥協而與之分享政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已日趨明朗化尖銳化。“從此以往，成為問題的，已經不是這個理論還是那個理論合於真理的問題，只是它於資本有益還是有害，便利还是不便利，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的問題。超利害關係的研究沒有了，代替的東西是傾津貼的論難攻擊；無拘束的科學研究沒有了，代替的東西，是辯護論者的歪曲的良心和邪惡的意圖。”^①馬尔薩斯作為英國庸俗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始祖以其“人口論”表明了上述分析的正確性。

如所周知，18世紀下半期在英國開始了產業革命，蒸汽的利用和新的機器生產，把手工工場轉變成為現代化的大工廠，工場手工業轉變為機器大工業，因此把資產階級社會的整個基礎革命化了。手工工場時期爬行式的發展過程，變成了真正暴風驟雨的時期。社會日益分化為大資本家和一無所有的無產者；小佃農被資本主義大農業所消滅。17世紀末尚有18萬小土地所有者，經過100年以後，差不多連1個也沒有了。

儘管新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當時還正處在向上發展的階段，並且在當時條件下它還是唯一可能的正常的生產方式，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郭大力、王亞南譯，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頁。

可是这种生产方式在那时已經产生出触目惊心的社会痛苦了。在大城市的最污秽的陋巷里，麇聚着无家可归的人民大众；一切旧日的联系，宗法结构、家庭都被无情地破坏了；劳动时间可怕地延长，妇女和儿童也被卷入雇佣劳动的队伍；劳动人民突然被投入完全新的条件之中，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轉为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轉为每日在起变化的不可靠的生活条件，他們在貧困与灾难中苟延殘喘着。

产业革命日益排挤着劳动者，剝夺他們独立生活的自由，迫使他們去思考，迫使他們去爭取一个人应有的地位，从而，促进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阶级斗争。当时工人运动还处在自发斗争的阶段，在英国到处都有劳动者反抗劳动手段、破坏机器的行动；劳动者把生产资料看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而起来反抗它、捣毁它。18世紀初期在英格兰，劳动群众反对用水力推动的锯木厂。1758年爱維累德造成第一架用水力推动的剪毛机，为几百万失业者焚毁了。阿克莱特的粗梳机和梳刷机开始采用时，有5万名一向以梳毛为业的工人，向国会請愿禁止。19世紀初，出现了大规模破坏机器（主要是蒸汽織机）的“魯弟运动”。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英国的工人运动正在不断扩大、不断激烈。当然，“工人要能分别机器与机器之资本主义的使用，从而，不以物质生产资料自身而以物质生产资料之社会的剝削形态为攻击目标，是还要有相当的时日和經驗的。”^①

18世紀末，法国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性革命，这一革命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21頁。

进一步激起了英国劳动者反对资产者的斗争。即使馬尔薩斯也公开宣称：“法国革命，象一颗炎炎的慧星，注定了要以新的生命与活力，感动世間的畏縮的人民，不然，就是把他們燒尽灭絕。这等等，一齐发生，引导許多能干的人們，怀抱这样一种意見：我們已經触到了一个时期，这时期，富有最重要的变化，这变化，将会在某程度上，决定人类将来的命运。”^①馬尔薩斯所說的“能干的人們”，是指高德文和康多塞等人。

法国大革命在英国找到热心的拥护者，在它的影響下，英国作家威廉·高德文所著“关于政治正义及其对一般德行与快乐的影响的研究”一書于1793年出版了。書中揭露了资产階級社会中劳动人民受压迫与陷于貧困和灾难的原因，論証了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高德文認為私有制是最大的禍害，同时，他把皇权、“无耻的僧侶”和不公正的法律也看作为給人民带来不幸的人間罪恶。这本书对当时社会影响很大，哲学家黑茲立特曾說道：“在現代象高德文的有名的政治正义那样給我国哲学思想以刺激的著作是沒有的了。”^②詩人华茨华斯号召学生們：“把化学書燒掉，去讀高德文的必然論罢！”^③不仅在学术界、知識分子中間，而且在劳动人民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响应。资产階級認為这本书是最可怕的著作之一，是在欧洲各国制造恐怖情緒的書。比“政治正义”出版晚一年，在法

① 馬尔薩斯：“人口論”，郭大力譯，世界書局出版，第1頁。

② 參見河上肇：“資本主义經濟学之史的发展”，林植夫譯，商务印書館出版，第150頁。

③ 同上書，第151頁。

国发表了与它同一性质的書，这就是康多塞所写的“关于人类理性进步的历史概观”。

馬尔薩斯的“人口論”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危机中，“……大擂大鼓地，当作是康多塞等人的学說的万应消毒剂；英国的寡头政治，以为它可以彻底鏟除掉一切求人类进步的热望，而报之以欢呼。”①由此可見，馬尔薩斯的“人口論”是在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日益尖銳的条件下产生的。为了巩固資本主义制度，它担負了替資产階級的統治和剝削作辯护的任务。

托馬斯·罗伯特·馬尔薩斯(1766—1834)是在1798年出版了“人口論”以后，才开始以政治經濟学家聞名的。他出身于英国的貴族，虽然由于长子繼承法的緣故，使他沒能繼承到财产，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去保护土地貴族的利益。后来，他当了牧师，所以在他的著作中，也有着宗教的观点。馬克思在揭露馬尔薩斯的階級本质时写道：“馬尔薩斯在工业資产階級的利益与土地所有权貴族階級的利益相同时，那就是，与民众即无产階級的利益相反时，才代表工业資产階級的利益。但在这两种利益分裂而互相敌对时，他总是站在貴族方面，与資产階級相对立。”②“人口論”一書是代表資产階級及資产階級化了的地主的利益，反对无产階級及一切劳动群众的。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75頁。

② 馬克思：“剩余价值学說史”，第二卷，三联書店1957年版，第294頁。

“人口論”第一版是在1798年匿名發表的，書的全名是“論人口原理對社會將來改良的影響，並批判高德文、康多塞及其他著作家的意見”。第二版於1803年出版，馬爾薩斯自己認為它“可被認為是一部新的著作”，書名也改稱為“人口原理——考察它在過去和現在對於人類幸福的影響，並研究由此引起的禍害在將來鏟除或緩和的希望”。其實，正如馬克思所指出那樣，它無非是“……把各種皮毛地編制的材料，塞到舊的構造中去，並加進一些非由他發現，不過由他拼湊在一起的新材料”^①。一直到馬爾薩斯死時，“人口論”一共出過六版。1806年馬爾薩斯發表“人口論”附錄一卷，內容是答復各方面的討論和反對意見，他把它加入原書，合訂發行，作為“人口論”第三版，至於正文則修改很少。1807年第四版出版，共2卷，這不過是上一版的翻印，材料毫無增減。第五版出版於1817年1月，分為3卷，又加入附錄若干頁。最後一版在1826年出版，共2大卷，大致與前數版相同。總之，以後數版內容沒有多大變化，“人口論”的基本理論命題都已包括在第一版中了，因此，我們的分析主要是依據“人口論”第一版進行的。

馬爾薩斯在“人口論”的開頭，就表明了著書的目的，他寫道：“關於人類及社會完成可能性的思辨，有些，我曾極感興趣的閱讀過。他們所描出的魅惑的光景，曾使我興奮而愉快。我切望有這樣幸福的改良。但據我看，據我的悟性看，改善的途中，實存有巨大而不能克服的困難。我現在的目的，即是說明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36年版，第775頁。

这諸困难。”①这段話說得明白一些，那就是：馬尔薩斯著書的目的在于使劳动人民相信想要改革資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馬尔薩斯把人口理論的出发点建立在人类自然的本性，即人的食欲和性欲的天性之上，他企图借这种无可否認的人类的天性，来赋予他的“人口原理”以自然的、适用于一切社会經濟形态的絕对的性質。他說：“我以为，我可适当的定下两个公理。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間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現狀。这两个法則，自从我們有任何人类知識以来，似乎就是我們本性的固定法則。”②

确定了这两个与人口規律毫无关系的公理以后，馬尔薩斯提出他的中心論点，他說：“我的公理一經确定，我且假定，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資料力，是无限的較为巨大。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級数率增加。生活資料，只以算术級数率增加。”③接着就导出他的真实意图来了。他写道：“按照人类生存必需食物的自然法則，这两个不平衡力的結果，必須保持平衡。这当中，包含一个强大而不絕活动的妨碍，在阻止人口增加，此即生活困难。”④馬尔薩斯認为正因为上述“法則”的結果，才造成社会上的貧穷和罪恶。这就是說：劳动大众的貧穷和社会上一切罪恶現象，乃是由于人口增加

① 馬尔薩斯：“人口論”，郭大力譯，世界書局出版，第3—4頁。

② 同上書，第5—6頁。

③ 同上書，第6頁。

④ 同上書，第7頁。

快于生活資料增加这一为人类天性所决定的“自然規律”作用的結果，因此是必然的現象，是无法消灭的；从而，革命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馬尔薩斯写道：“人口增殖力及土地生产力这两个力，自然是不平衡的，而大自然法则，却必須繼續使其結果平衡，这就是社会完成可能性途中，我認为不能克服的大困难。”①

从純系捏造的假設到得出預定的結論以后，問題就在于如何証明这个假定的“正确性”了。馬尔薩斯用英属北美殖民地（即現今的美国）人口增长的材料，来証明人口如果没有控制，是按几何級数增加的。他說：“美利坚合众国比欧罗巴近世任何一国，都有更丰富的生活資料，更純粹的人民风俗，从而，早婚的妨碍亦更少。那里，我們就发现了人口每25年增加一倍。”②“1643年，原住新英格兰四省的人数，不过21,000。后来，据說，离此地的人，更多于往此地的人。但1760年，那里人口就增至50万了。所以那里一向都是25年人口增加一倍。在紐吉薩，人口每22年增加一倍。在罗特島，还不要22年。腹部殖民地的住民……人口每15年加一倍，……。”③尽管这些材料是极少量的，又是那样不可靠（有的是“据說”！），却并没有妨碍这位牧师先生作出預定的結論：“人口在无妨碍时每25年加倍，或按几何級数率增加。”④

如果說馬尔薩斯終究还列举了北美人口增长的事实（当

① 馬尔薩斯：“人口論”，郭大力譯，世界書局出版，第7頁。

② 同上書，第10頁。

③ 同上書，第51頁。

④ 同上書，第10頁。

然他沒有而且也不敢向讀者表明造成这个事实的真实原因)，来証明他杜撰的人口如果没有控制是按几何級数增长的謬論，那末，关于生活資料是按算术級数增长这一点，他并没有列举任何論据和材料，仅仅是断言“我們所能設想的极限”。馬尔薩斯說：“假定这島国(指英国——引者按)，得依大努力，在每25年間，以与原生产額相等的生活資料量，增加其全部生产物罢。最热情的思辨家，也不能假想比这更大的增加。象这样的增加，只要二三世紀，就会使这島国每一亩土地，耕得象菜园一样。”①这只是一種断言、一种設想，而不是一个証明。但是，由此馬尔薩斯又得出另一結論：“所以我說生活資料以算术級数率增加，是正当的。”②

馬尔薩斯根据这种非科学的、武断的方法，并且把从两个国家、两种情况下得出的两个結論(这两个結論本身就是极其荒謬的)，即人口增长和生活資料增长的級数，作了对比。他假定世界上有10亿人口，人口将以1、2、4、8、16、32、64、128、256、512那样的几何級数增加；而生活資料則是以1、2、3、4、5、6、7、8、9、10那样的算术級数增加。按这种比例，經過225年，人口对生活資料即将成为512对10之比，經過300年将为4,096对13之比，如果經過2,000年，这个比例就将是无限的、簡直是无法計算的了。

考虑到人类这种阴暗的未来，牧师馬尔薩斯按照上帝的意志，提出了一些特殊的妨碍，以“拯救人类”。这些妨碍是堕胎杀嬰、貧困、罪恶、疾病、战争等等。从“人口論”第二

①② 馬尔薩斯：“人口論”，郭大力譯，世界書局出版，第11頁。

版起，为了掩飾这种露骨的吃人面目，他又提出了所謂道德抑制，这就是独身、晚婚等等。凡此种种，都是稟承基督教教义，为了使人口回复到与生活資料数量相当的水平上去而采取的措施。

綜合以上所述，馬尔薩斯在“人口論”第二章結尾，提出了他的“人口原理”，包括以下三点：“人口增加，不能无生活資料”；“有生活資料的地方，人口必定会增加”；“占优势的人口增加力，非惹起貧穷或罪恶，即不能限制”。^①这样，馬尔薩斯就把人口运动和人口規律，完全抽象化为自然的絕對主义的东西，用来为資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失业、貧穷和苦难等現象辯护。

應該指出，不能認為馬尔薩斯主張人口的实际增长也是按几何級数进行的。他說：“試一考究近世欧罗巴諸主要国家，我們就会知道，自它們成为牧畜国以来，它們的人口虽是增加得很可觀，但現在它們人口的增进却頗迟緩。要使人數加倍，25年已經不够；往往要三四百年以上，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实际，有些国家的人口是在絕對停止中，有些国家的人口甚至在退步。……然則，何故結果不是人类迅速增加呢？……即，扶养家庭困难的預見，作了一种預防的妨碍，而下层階級不能給儿女以适当食料及照料的实际困穷，又作了一种积极的妨碍，来妨碍人口的自然增加。”^②显然，在这里馬尔薩斯承認现实生活中，人口并不一定是按几何級数增加，或者說不是每25年

① 馬尔薩斯：“人口論”，郭大力譯，世界書局出版，第17頁。

② 同上書，第30—31頁。